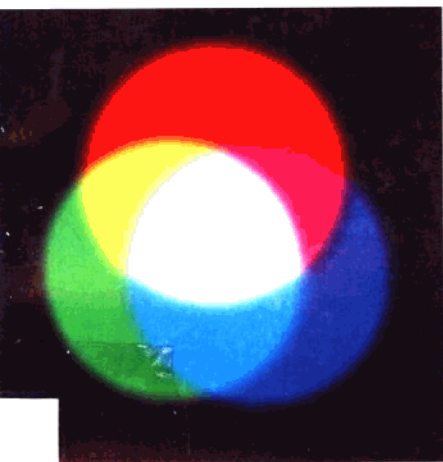


毛建海
凌 筠 著
蒋淑英



行色匆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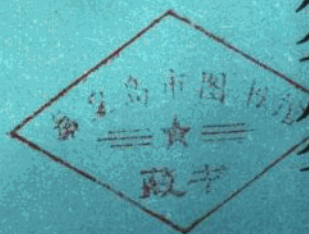
何理主编

XING SE CONG CONG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 247.5

行色匆匆



何理
主编



0285604

行色匆匆

毛建海 凌筠 蒋淑英 著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 刷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32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7-204-02463-X/1·431

定 价: 20.00 元

毛建海选集

作者小传

毛建海,男,41岁,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1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县委秘书,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镇党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长等职。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本人自高中毕业后开始学习文学及新闻写作,1981年开始在地方报刊发表作品,后漫延至省及国家级报刊,至今散见文字近百万,且成为文学、新闻、理论、摄影的杂家。近年,工作之余先后编著出版《基层党员教育手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集锦》两本书籍,一本旅游书籍《白云峡谷》,还与他人合著出版了散文集《我的意象树》。由于有感于现实生活,连续写了多部中篇小说,《行色匆匆》一书只选三部,不知如何,权作投石问路。从事宣传工作十六年,先后获得“河北省优秀宣传干部”等荣誉20余项,事迹散见省市报刊。

凌筠
近照



蒋淑英
近照



毛建海
近照



目 录

毛建海选集

- (1) 沉重的承诺
(32) 政府办主任的升迁梦
(67) 变形雕

凌筠选集

- (97) 海风吹散的梦
(126) 麦黄时节
(140) 屋檐下的女人
(156) 永别了,夏天
(183) 恨海无边

蒋淑英选集

- (203) 窗口
(224) 人生的路
(260) 情关天年
(288) 台上台下

沉重的承诺

当晚十点多，纪明德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走进家门。

妻正洗脚。儿子已上床睡觉。

纪明德脚下重了点，妻就呵护他轻些，说纪标明天数学考试！妻一脸的冷漠。

纪标是他们儿子，正上学，是补习初中。原因是今年中考时报考省财经学校，以妻子单位的角度走内招，结果名额被人家省厅一位什么处长的女儿给顶了去。当时妻让他去省直机关找同学给活动活动，可那时热电厂正在全面检修，身为厂长，纪明德盯在第一线下不来，错过了时机，儿子未被录取，只好挖门子盗洞，好说歹说再补习一年，还花了两千块钱的补习费。妻解恨，该！有钱没处花，真该！妻倒不是心疼钱，妻是恨纪明德没把儿子的事放在心上，误了儿子的前程。妻就恨他。妻就三番五次熊他。纪明德肝火也上撞，可就是没处发泄，谁让他理亏呢。

脚步放轻，仍噉噉作响。一连三夜没睡好觉。为了应付一家县办煤矿向法院的清欠起诉，他被人家席县人民法院传了去，尽管他连宿打夜想词对付，竟也没挽回败诉局面，结果还是被判限十天还款80万元。为了争取主动，对方企业还采取非常手段，用安定片“麻”翻了司机小张，盗取了车钥匙，竟在法院判决后三分钟将热电厂的新尼桑开了去，他和司机只好搭乘班车返回来。一身的疲劳，一身的辛酸，一身的窝囊，一身的晦气。如今，只有面对现实，匆

勿归来，赶紧安排厂内支出，特别是将手中的几十万块钱以最快的速度花出去，争取变成今冬取暖用煤。否则，人家法庭后天追来一搞强制执行就完戏了。眼下离十一月十五日取暖还有五天时间，厂内购煤还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原因只有一个：缺钱！各企业缺钱，本来是时下的常事，三角债，欠呗！你欠我的，我欠他的，他再欠你的，欠来欠去，大家就都拴在一条生死链上，有钱没钱一同受罪。可是，从今年起，热电厂再欠钱不行了。煤炭部门执行了“三不”政策，不还旧帐不给煤，不交现款不给煤，还有“一不”是什么？忘了。反正是不付钱，不给煤！如此一来，热电厂再像往年那样空手套白狼，大车小辆往回抻煤，没门！于是，取煤就必须交现钱。可是热电厂缺钱。你越缺钱，人家越不买你的帐。今年，煤价上涨百分之二十，电价上涨百分之三十，仅这两项热电厂多增费用五百万元，雪上加霜，多邪乎！热电厂给千家万户供暖，千家万户理应给热电厂交取暖费，然而近两年特别是今年取暖费就是收不上来。政府机关哭穷，经费紧张，财政拨款不出钱，还坐大压小，让热电厂先担着点，让纪明德多替政府分担一分忧愁，也替国家分担一分忧愁。学校呢更是穷苦，除了房子，就是孩子，你说拿什么吧，再不就是缺胳膊少腿的破桌子。这月初，为了催收取暖费，热电厂的两名收费员竟然将一幼、三小和十中的三个女校长给逼哭了。她们都表示，实在不行，自己将带领全校教师到热电厂义务劳动，帮助装煤运煤升火都行，只要能顶取暖费，让干啥就干啥，让干多少天就干多少天。那天，纪明德听了两位收费员的汇报，差点气昏了。待冷静下来一想，又奈何不得。国家重视教育，一再强调科教兴国，谁敢不听。再说，真要将人家校长逼出好岁来，把祖国的花骨朵儿冻出个好岁来，他纪明德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于是，纪明德决定，在收费问题上就只好让学校一码，先欠着。那么，对机关职工呢，按说一定好收吧？其实不然。一家有一家的难处，你从他的兜里掏钱，一样艰难。尤其是那些长期没发工资的特困企业职工，简直就成了沾不着，惹不起。一个个满腹牢骚，一肚子怨气。平常日子还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呢，你一提交钱，他立即火冒三丈，比点燃液化气罐还爆的快，不是哭就是骂，说什么政府没发我们钱，我们拿什么交钱，拿命交呀！一句话冲你南墙上。如果你说要按规定取暖不交钱就掐暖气管道，对他们来点硬的。结果，人家比你还硬。说，你掐，你掐！你不掐你不是人揍的！说实在的，我巴不得掐了呢，掐了暖气，我们好去市政府门前静坐去！反正都不好受，咱们也好让市长们再见识见识！种种难题，导致今年的取暖费迟迟收不上来，直急得纪明德上树爬墙，人一急就上火，那牙龈肿得肉包子似的，

整天疼得吸吸溜溜，连酒都不敢喝，也没心思喝。都啥时候啦，火上房哩，急死人！

五天一到，必须供暖！北方的天气没一点情面，一到“立冬”保准寒风刺骨，而且今年又提早降了一场小雪，过早地赶走了晚秋那点余温，给这座城市增加了十分的寒意，这寒意如一把钢刀，牢牢地插在了纪明德那格外劳累而又紧张的心田。

承诺，社会流行大承诺！

市委“形象工程”办公室于一个月前三番五次找热电厂，动员他们与市直其他部门一起参加第一批二十家单位《告全市人民承诺书》，一起发起本市承诺。承诺的内容因人而异，商业部门承诺不卖假货，银行部门承诺不出差错，交通部门承诺正点通车，卫生部门承诺善待患者，电力部门承诺不随时断电……那么，热电厂呢，则必须承诺十一月五日按时供热，而且附加承诺项目：供热到每户，供热达温度，平均达不到14℃，不收费。市报社、电台、电视台纷纷炒起来，沸沸扬扬，一时间吹的天花乱坠，老百姓喜笑颜开。尤其是热电厂的承诺，更是深得民心。热电厂投产时间短，负荷过大，设备不稳定，近两年不少民用采暖出问题，暖气不热，交钱受冻，怨声载道。如今一承诺，谁能不笑，可纪明德笑不起来，他知道承诺之后的巨大压力。比较起来，各家的承诺都挺漂亮，可哪家的承诺都没有热电厂的承诺动干货，一是时间，二是温度，这两项哪一项都没个躲闪，绝不会好受。

“要吃，电饭锅里还有饭，吃完涮家什！”妻在洗脚盆里发号施令。

过去，纪明德外出归来，或多或少，妻还能弄些饭菜，自从儿子考试落了榜，妻就立刻端起架子，说辛辛苦苦伺候你也没用，可着这个家就只有儿子考学用得着你，你却不办真事，还有没有良心？还配不配当爹？于是妻甩了手。纪明德的后勤天就塌下来。纪明德干鼓肚子。

妈的！虎落平川被犬欺，一点不假。这企业不景气，在外边不得势，回到家里也受气。纪明德没理茬儿，翻身上床，撂倒便睡，他要尽快补回三天三夜的亏空。

二

咣咣！咣咣咣！一阵猛烈的砸门声突然响起。刚进卫生间小解的妻慌忙提起裤子跑出来，强压怒火，掐着嗓子问谁，这么晚了，还乱砸门。拉开门一看，是热电厂办公室主任杨树宽。老杨不等让就闯进来，也不看厂长太太的

脸色，惊慌地叫：“纪厂长，纪厂长，不好啦，赵主席刚刚掉进马路污水井里摔坏啦！”

纪明德迷迷糊糊，昏昏噩噩，强睁着干涩的眼睛，血丝丝地瞪着老杨：“一个小脏水沟，还值得大惊小怪？”

“啥小脏水沟，人都快不行了，在医院呢。”老杨忙说。

“什么，你说什么？有这么严重？”纪明德惊得万分，人也就呼地窜下床来，不容分说，拉上老杨就冲出屋去。身后，妻叫喊，“大衣，大衣！”大衣和妻都被甩在了门口，呆呆地，无人响应。

工会赵主席是晚上带人突击收取暖费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掉进马路边的污水井的。当时天黑，又下点小青雪，风雪打得睁不开眼睛，赵主席一失足就掉入一个无铁盖的污水井。脑震荡，人事不知，更为严重的还有胯下之物遭难。人掉下去时，屁股正墩在污水井内的阀门上，两个睾丸皆被压碎，伤及根本，生命垂危。医生正在抢救治疗。纪明德来到手术室门口，医生正在征求家属意见，看是否做睾丸切除手术。赵主席老伴已哭得休克，两个儿子正争得面红耳赤。同意摘除睾丸者，意在保住父亲性命。不同意摘除睾丸者，意在保全父亲人格，并说当下社会，如果再出现“公公”，简直是倒退，是丢祖宗的脸！那边室内生命危急，这边两厢争辩火气正盛。大夫们束手无策。纪明德冲过来问明情况，高声断喝：“此事由医生定夺！”一胖大夫立即声明，误了最佳手术期，患者性命难保。纪明德一听，便厉声叫道，“什么人格不人格，保住老赵性命要紧！”于是，在两个儿子互相推委，谁也不签字的情况下，纪明德毅然在手术单子上签了字。顿时，纪明德的心里就现出一片混沌，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叨：“老赵呀，我宁愿这样对不起你，也不能让你过早地到阴曹地府去骂我！”

于是，手术开始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

初冬的寒夜渐渐浸入人们的脊梁。医院里，手术台上的热汗与手术室外走廊里难耐的寒冷形成强烈的反差。两种紧张强加给人们的同样是生与死的搏斗。这种境况更加重了纪明德心室的烦闷，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心头增添了十二分的焦灼，取暖，取暖，取暖！承诺，承诺，承诺！十一月十五日，这个北方城市冬季采暖居民红色的日子！此时此刻，竟好像化作一只食人巨兽，令纪明德望而却步。目前，资金严重缺口，一分厂设备技改尚未竣工，三分厂机器检修正处攻关阶段，十个小区新增采暖连片也未接通，全厂人员东拼西

杀，全部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就是这样万分紧张时刻，几家欠债的债主子又来了个突然袭击，恰似几只猛兽，突然张开血盆大口纷纷冲上来，争抢纪明德致命的咽喉，还钱！他们知道，供暖启动前正是讨旧债的大好时机。这时，各地政府为保万众居民取暖，特别是长期发不出工资正处苦难中煎熬的特困企业职工能够安全过冬，大都千方百计逼着财政拿出些钱来以解燃眉之急。要知道，若大的城市，看似很平静，很温柔，很美貌，其实，一座城市正如一个巨大的流动的漩涡，在生活平静处却充斥着各种难以预测的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物价上涨问题，企业破产问题，以及其它鸡毛蒜皮却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种种问题，哪一样不是涉及民众的情绪？哪一样不是涉及社会的稳定？由此说来，事关数十万居民冷暖的十一月十五日，岂不同样牵扯千百万颗躁动的心？

事关重大！纪明德整个牙龈都肿了起来。

寒夜，更加无情地侵蚀着走廊里的人们。家属们先后运来了防寒大衣。纪明德和老杨却在公认的大厂形象中顶天立地。冻饿交加，纪明德恨不得马上就宣布“开炉启火”，立即将温暖送到所有需要温暖的地方去，当然包括医院走廊里！然而，此刻，他只有紧锁牙关，顽强地与寒冷抗衡，期望手术室内传来平安成功的消息。纪明德知道，要不是情况紧急，也不会让赵主席冲上第一线。赵主席已近退休，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他本身有夜盲症。这一点，纪明德是从赵主席的老伴口里无意得到的。当然，还不仅这些。在老赵身上，其实已显形的疾病就有好几项，高血压、冠心病、风湿性关节炎等。辛苦操劳一辈子，到头来落得一身病，这简直有点像国有企业的机器，一安上去就运转，一直转到零件破损散了架子才更换。在中国，大多数职工似乎都这样，一生下来也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个理儿，可一工作起来就连机器都不如，一个个全不在意定期搞检修，只要不出致命的故障，就“小车不倒只管推”，结果，就出现了如今的赵主席们。其实，纪明德也属此类。但他顾不上自己，却始终替赵主席揪着心。

当东方天边现出一抹寒白时，赵主席的手术宣告成功了。寒夜中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纪明德和老杨这才拖着空冷的肠胃走进一家早点门店，买了两包“康师傅”匆匆赶回厂子去。

路上，杨树宽忙抽空将纪厂长离开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一一做了汇报。收款的艰难自不必说，财政对政府办公楼采暖和机关职工取暖补贴款一直没动静，再就是运煤车队出了次事故，在外地撞了一位老农民，人没伤着也

告到法院，司机赔了副棺材板钱。另外，烦心的事还有市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三番五次要来厂采访，他们说全城居民都在渴望热电厂一天给一个新答复，想知道热电厂承诺后，能不能按时兑现自己的诺言？老杨说，上次公开的厂长办公室社会监督电话简直成了永不消失的电波，一时一刻也没断过声，另外，市政府办公室也一天一个电话，催问厂长您哪天回来，他们说市长要亲自到厂了解供热准备工作情况，并说今年市委领导要亲自带五大班子头头到厂子慰问全体职工。纪明德听了心里说不出啥滋味。领导如此厚爱，简直三生有幸。你说激动吧，可那心里实在又酸楚得很。你说不激动吧，可领导厚爱一次也很不容易。然而，他也知道，对这些厚爱，他和他手下的上千名职工消化起来却极其困难。

在杨树宽搞来的破面包车上，纪明德脑袋特别大，昏昏沉沉，简直能装下天，两只眼睛也干涩得很，意念中就恨不得咣地倒下来睡死过去，可又不行，此时此刻这意念，简直是一种奢望。世间就是如此不平衡，有人想得到的常常轻易得到，有人渴望得到的可就是得不到。纪明德努力克制着，用毅力战胜疲倦和困乏，急匆匆来到厂办公室。

三

纪明德没进办公室就听到电话响个不停。他以为是妻不放心，找他询问情况，忙进去抄起电话，结果竟是一个严厉的指责：“热电厂人都死绝啦！天这么冷，还不给暖气！”纪明德“咣”地摔下电话，顺口骂道：“这娘子养的！”大清早招来如此晦气，气得他肝火直往上撞。

老杨在一旁用自动磁化电水壶烧开水，不知青红皂白，随口问：“准是您弟妹来电话吧，这几天就没少打电话询问哩，她是担心您让人家法院给扣起来，她说市针织厂就有一个副厂长，让人家债主子请法院给扣起来当了人质，也怕您有什么闪失。”

纪明德听不进老杨的话，仍在极度的混乱中“制怒”，稍后才清醒过来，就嘱咐老杨说：“任何人打电话都说我没回来！”

老杨说：“知道知道，这些天没什么好电话，不是咨询就是讨债，我都替您挡着呢。”

这老杨，五十出头，担任厂办主任就是善解人意，当然还有些小聪明。老杨当过中学语文老师，写一手好字，拼一手好材料，就凭了这个长处，跳槽出来，到了市经贸委，干了七八年，因为缺乏阳刚之气，未被领导赏识，总认为

此人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于是就给下放到厂子当了政工干部，纪明德看其老实，肯卖力气，就给提到办公室当主任。

“吃吧纪厂长，‘康师傅’泡好了。”老杨稳稳当当地端着一大碗“康师傅”，小心翼翼地放好佐料，放在纪明德眼前。之后，自己又去泡另一碗，接着，两个人就唏唏嘘嘘奏起早餐交响曲。

七点多钟，纪明德来到一分厂技改车间。这里正昼夜不停地进行着紧张战斗。分厂厂长仇刚向纪明德简要汇报了情况。纪明德嗯嗯地一边听着，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可着工地转。仇刚说：“两个总工累病了一对，这老冷天，冻手冻脚，夜班工人感冒了一半，这样下去，怕十五日前完不成哩。”

“什么，你说什么？完不成？完不成就撤你的职！”纪明德瞪着血红的眼睛盯着仇刚，他说：“要知道，十五日零时一到，有一户供不上暖气，全厂的饭碗就得砸了！”

仇刚说：“砸，谁敢砸！”

纪明德说：“谁敢砸，你忘了自己的承诺了？你既然向群众承诺了你就得兑现，如今的老百姓可不是好惹的！”

仇刚说：“承诺管啥，承诺还不准情况有变化？技改设备没火车皮，晚到一个多月，误了安装期，这个冲谁说？”

纪明德说：“老百姓不管冲谁说，老百姓只管冲你说！冲政府说！你承诺，你就承担了契约，你承担了契约你就负法律责任，你就该按要求保质保量尽义务，否则，老百姓就告你！”

仇刚说：“承诺，纯粹是给自己上紧箍咒！要我看，驴瘦就别磨磨尿，有条件承诺，没条件就别承诺！”

纪明德说：“甭管咋说，你们一定要辛苦一下，力争十五日前将工程拿下来！不行，总厂给你调济技术力量。”

仇刚忙说：“别介，还是我们自己干吧，这胜利果子就等着摘了，凭什么拱手让给别人！”

纪明德说：“这就对了，”随后，转身向一群正紧张操作的工人师傅高声说：“同志们，再辛辛苦苦，总厂拜托大家啦！”

在场的人便激动起来，说有厂长这句贴心话就足够啦，干工作嘛，谈不上辛苦，再说啦，总厂党委不是有一句口号，叫什么“苦了我一人，温暖千万家”，请厂长放心，为了保证按时启炉，苦一点没啥！

纪明德心里立时就热乎乎的。他想，这些年搞工业还真是缺少点这种动

心的话，看来，关键时刻还得来点温暖的话，人心换人心，光靠奖金也不行。

九点钟，纪明德又来到总厂财务处，他想了解一下收费情况。财务处长刘惠芬忙将底帐搬出来，告诉纪明德才收上来 116 万元，不足总数的八分之一，另外，各单位承担的机关职工取暖补贴款一分未给。

“政府机关办公采暖费呢？”纪明德问。

“也没拨。”

“什么，也没拨？”纪明德惊问，“我走前就找市长说好了，先拨 100 万，为什么竟按兵不动？”

刘惠芬说：“跑财政局不下十次了，人家总说再研究研究。眼下运煤车队进煤急等着钱，每天支出需要几十万元，闹不好，过两天一断顿，车就跑不动了。”

纪明德与刘惠芬坐对桌听着，越来越感到不对劲，头昏眼花，脑袋还嗡嗡直响，就像自家那盏烦人的吸顶灯，质量太次，只要一打开就嗡嗡尖叫，让纪明德心里翻上翻下直想呕吐。不知怎么，眼下他就想吐，肠胃里直往上撞。他知道，八成又是三岔神经炎犯了，这病一犯，疼得心烦意乱不说，还特别赏给他一个直播型呕吐，胃肠一蠕动，牙根就酸，牙根一酸，哇地就吐，直线喷射，有时竟射出两米多远。记得有一次劳累过度犯了病，正在行车中，纪明德突然哇地一响，连菜带饭竟喷了司机小张一脖领子。小张嘎地来个急刹车，跳下车也哇哇地吐起来。纪明德忙给小张道歉。小张说没啥没啥，我姐坐车就爱晕车，一晕车就吐，一吐就喷，有时常喷人家前边人一脖领子，后来为了不喷人家脖领子，我姐就急中生智，嗖地抢过前边人的帽子哇地吐进去，弄得全车人哄堂大笑，丢帽人也只好自认倒霉，不让我姐赔了，后来我姐学乖了，只要她坐公共汽车有人挤她时，她就惊兮兮叫喊要现场直播现场直播的，吓得人家都往边上挤，躲着她。听小张这么一说，纪明德不由自主地笑起来。笑过之后，就主动离开司机身后那个安全度最高的座位，再也不敢坐前边有人的后座。

说来也怪，这胃、这牙水就跟有感知有思想似的，任纪明德转念一想就纷纷招之即来，于是哇地一声，一碗“康师傅”就像天女撒花洒在了刘惠芬的办公桌上。刘惠芬“妈呀！”尖叫一声，跳起身来，冲出门外在楼道里也哇哇地吐起来。行政处那边正好走出一人，是钱芳，钱芳跟刘惠芬是好友，纪明德就听门外钱芳说：“哟——刘姐，都啥岁数了，还怀上了，夫妻感情怪笃的呢！”

“去你的，咳咳咳……”刘惠芬一阵紧咳。

纪明德弄得措手不及，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好。

钱芳扶刘惠芬回来，一见桌上的秽物，竟像触了电似的，蹭地窜出门外，毫不含糊也哇哇地吐起来。

屋里，刘惠芬咯咯咯地笑起来，那尴尬的局面就缓和下来。

纪明德被刘惠芬推出门外，留下战场独自处理去了。

四

纪明德急着想开个班子会，集中安排一下诸多问题，比如技改攻关问题，检修扫尾问题，连网突破问题，收费进度问题，收上来的款以及帐上现有资金转移问题，当然还有赵主席住院疗养以及老杨提议，组织个小班子与市政维修部门打官司问题。你想想，数万块钱手术费，摘除睾丸致残的终身损失以及精神损失等等，确实够一篇事了。杨树宽说的对，可以设想，要是市政维修部门对污水井及时维修加盖采取了防范措施，绝不会出现这类问题，何况，赵主席家属们从出事地点的居民口中获悉，昨天出事前市政维修部门还有人在那个井口上下钻过，这说明这一天就有施工项目，如此说来，就有理由判定市政维修部门严重失职。特别是市政维修部门也和咱热电厂一样，充当着全市第一批承诺的领头单位。

“告，必须告！”老杨义愤填膺地鼓动说。

其实，纪明德起初并不这样想。他想，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该让赵主席连夜出动，原因是赵主席有夜盲症，这是个根本问题。再说，人家市政维修部门跟自己同属市公用事业局系统，可以说是一家人，那么一家人窝里斗起来，也未免太不仗义。这样，自己职工有点小损失，厂子财务担了算了。后来，当纪明德刚想打掉牙往肚子吞时，突然又感到事情很不对劲儿，人家赵主席失去了“宝物”，其妻、其儿、其女、其家庭所有成员的脸往哪摆？全厂职工的脸往哪摆？赵主席本人的气往哪出？况且，情急之下，又是自己大笔一挥，挥掉了赵主席的“宝物”，难，实在是难！由此一想，纪明德忽地升出一种脱身想法，也就同意老杨的建议，组织人马，依承诺条款告市政维修部门，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

当然，千头万绪，当务之急还是迅速转移资金，否则，待席县法院及煤矿的人一到，强制执行还债，那点钱再给划拉去，他拿什么再进煤？进不来煤，又如何向全城人民兑现承诺？

他前脚刚进办公室，后脚市电视台“热门话题”节目组就闻讯赶来。记者们口口声声要纪明德向全城居民说几句靠实的话。一女记者还说，这是热电厂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最好的答卷。纪明德心烦，就说“我没功夫我没事的可说！你们到车间到班组去，到那些火热的现场一看就明白了，那里有最实际、最有效、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你让我说，我说什么也是虚的！”

女记者说：“哟，瞧您说的！这么大厂，您是厂长，您是法人，别人说啥老百姓都不信，您说了，他们心里才踏实！”

纪明德说：“别忘了，工人阶级永远都是工厂的主人！他们说的就是我要说的，他们做的就是我要做的！你去问他们，拍他们吧！”

女记者说：“话是这么说，理是这个理，可是……”

纪明德见女记者两片朱红小嘴仍要流莺婉啭，就不耐烦地转向杨树宽问：“人齐了没，人齐了开会！”说着就往会议室走。

记者们被晒了台，于是就不服气地说：“纪厂长，你这态度，我们就如实播了啊！”

“随便！”纪明德咣地扔下两个字走了。

五

会议刚开一半，办公室秘书小邱急匆匆闯进会议室。小邱来到纪明德跟前，弯下腰小声说：“纪厂长，徐副市长来了。”纪明德听了一愣，略加思索，叫小邱将徐副市长领进会客室去，说他随后就到。

小邱走后，纪明德接着说：“大家对卖车筹款问题及用厂宾馆楼抵押贷款购煤问题再议一议，我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等、靠、要，市里财政紧张，收费难度又这么大，我们绝不能因此消极怠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按时启炉，按时供暖，保证每户采暖居民不受冻！”说毕，他转向党委书记李相廷，请他先主持一下会议，他出去见一眼徐副市长，马上就回来。

纪明德来到会客室，见到主管工业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徐廷光，强壮打精神逗趣说：“太阳咋从西边出来，大市长光临小厂，真是荣幸！”

徐廷光扭动肥胖的身躯和纪明德握手，油光满面地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听说纪大厂长只身外出赴法庭，怕你有什么闪失，来看看你呀！”

身边，徐副市长的秘书小展忙作注释：“徐市长这些天就关心纪厂长哩，让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才知道您今天归来。这不，就急着赶来了。”

纪明德淡淡一笑，说感谢市领导关心，之后，一同坐下，逗说：“大市长有

什么重要指示么？”

徐副市长就将自己此行的目的说了。他说要全面了解一下热电厂供暖筹备工作情况，眼下离取暖期越来越近，过两天，市委秦书记要率几大班子领导亲临热电厂慰问全厂职工。“可以这样说吧，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来打前站的。”徐副市长啪地又点燃一支香烟。

纪明德一听，知道汇报问题时间短不了，于是就商量性地对徐副市长说：“我这会儿正开班子会，有几个事儿需要马上定一下，请大市长稍候一候，可以吗？”

徐副市长说：“随你安排。”

纪明德苦涩着脸说：“真是火燎眉毛，急得不行哩。”说完就走了。

这一走，竟然耗去了一个半小时，原因是用宾馆楼抵押贷款等问题，几个副厂长大都持反对意见。他们说，好不容易建起个上档次的热电宾馆，外地来个客户以及全国同行业的朋友来本市参观考察旅游观光都很方便，这两年，这个宾馆给咱们企业带来不少新关系，结识不少新朋友。他们又说，咱们虽是热电厂，职能是供暖的，可市政府不给钱，老百姓不付钱，没有钱买不来煤，责任在市里，在用户，与咱们没关系。有人甚至说，这两年厂子就没少往进搭钱，今年就该拖一拖，反正老百姓闹事找政府也不找咱们热电厂。

“不行！这件事绝不能含糊！”纪明德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他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过，可以做为第二方案。眼下徐市长不是来了么，我去向他再挤一挤，如果三天之内，财政局拨不出钱，那就立即去银行办手续！这事由程厂长负责！不管怎么说，咱不能让全城百姓受冻！”

“下个问题！”纪明德的脸气哄哄的，挺难看，说起话来也就越发强硬，分量也重了许多。与会者又一次感到这个法人的冷峻与严酷。他们清楚，只要纪明德走进这步天地，就说明热电厂也存在一个“叶利钦”！这是有人背后议论的，他们说，纪厂长有时好像如来佛，慈眉善目，心肠很软，有时却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冷峻严酷，手段强硬，当仁不让！你就说筹建三分厂吧，当时市里并没有明确说必须马上扩大供暖面积，现有供热能力尚未饱和，也不必额外增容。可突然之间，纪明德却提出要新上一个热电分厂，投资2000万元，这简直是一个冒险的设想。当时，全厂上下一片反对声，他们说，热电厂本身是微利企业，不宜负债经营，再说啦，眼下企业形势全都危机四伏，谁还敢再上项目，上项目等于找死。纪明德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铁着脸说：“上，必须上！”纪明德的话简直像大锤敲钢板，咣咣地响。他说，全市近百万人口，